

纪念一个去世的诗人,最好的方式,就是读他的诗;要是能去他的家乡祭奠,再好不过。

我清楚地记得,第一个到我们家来祭奠海子、读海子的诗给我父母和兄弟听的,是山东某大学的一名学生,具体姓什么,我已忘记。那是1990年的大年三十,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下着小雨,那个人辗转从外地来到我们家乡,沿着泥泞的乡间小路去海子墓地祭奠海子。我们家将要吃年夜饭时,他一直在我们家门口徘徊,我上前一问,才知他是一名学生,春节前特地来高河祭奠海子,代海子向我父母拜年。我连忙让他进屋与我们一道吃年夜饭。席间,他频频向我父母敬酒,并对我父母说:“我是海子诗歌崇拜者,海子走了,我就是你们的儿子,特来向你们拜年……”并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他手抄的海子诗,一首一首读给我父母和我们兄弟听……

第一个到海子家乡纪念海子的文学社团是安庆师范学院(现安庆师范大学)白鲸文学社。1994年3月26日,白鲸文学社几十名社员在辅导老师沈天鸿和社长李潇、何冰凌带领下,拉着“春天,十个海子”的横幅,来到海子墓前,读海子的诗,并在海子墓前栽下两棵松柏。

之后,我所熟知的便是安庆师范学院学生余徐刚、诗歌批评家燎

怀宁往事

江波是我的小爷,我从记事时就听说了不少关于他的传说:年青时拳脚如何了得,三五个壮汉近不了身;拉板车倒推、顺拉过岭越岗如履平地,等等,多有传奇色彩。

我小小的脑袋中充满了好奇与幻想,睡梦中小爷牵着我的手,一脚腾空就上了家门口的塔顶。塔有五层,建于金拱塔岭。周边百姓视之为神塔。登高望远,三鸦寺湖光渺渺,灵鸦从湖边飞来,引动塔檐的铜铃,悦耳的金振之声似梵音悠扬、飘荡……

铜铃声也敲醒了我的梦。虽说我从未见过小爷的拳脚功夫和拉板车(搞运输)过茶岭、越集贤关的壮举,但我非常确信,小爷的本事在金拱地域不说第一也少有人敌。

小爷一身腱子肉,中等个子,皮肤白皙,却很墩实。与人掰手腕,对方一触即倒,这我见过多次。

我家门口除了有塔,还有一条蜿蜒的小河,家乡人称之为杨树埭。一到夏天,小爷一个猛子扎入埭中就没了人影,足足一袋烟的功夫,埭的尽头白花翻滚,一个身形一现,似浪里白条。

在我心里,小爷不仅是父辈的排行,更是江湖上的名号。我们以时候听评书,小英雄一报号,即是“小爷某某”。小爷本名江江,小号江波。这“江波”二字正配得上“小爷”名号。河里来,江里去,扬波击浪,端的是“小爷江波”。

小爷的水中功夫,我可是真见过。小爷带我戏水时很神乎,水面平静,波光如镜,小爷潜在水中,不见身影,我又惊又害怕,谁知哗啦一声,他

海子的读者们

查曙明

原、中学语文老师边建松为写海子传,经常来我们家看望,翻阅海子生前藏书及遗物。

2004年,父母用海子诗集版税修缮了海子故居,并在故居内放置了来访人员留言册。一直到2009年,海子去世二十周年之际,有成千上万的到访者在留言册上留言,留下最多的一句是“海子,我来看你了”。其中许多精妙的留言后来被整理成册。期间,我所熟知的还有上海企业家汤唯昌大哥(与海子同岁,上海复旦大学毕业)及北京诗人卧夫,多次到我们家看望父母,祭奠海子,并出资出力,为海子墓立碑,两次修缮海子墓。

2017年之前,我常年在,为生计四处奔波。但我知道,每年的3月24日—3月26日,好多全国各地的海子诗歌爱好者和诗人都要来祭奠海子。有许多人不住旅馆,整夜就待在海子墓地,“陪”海子喝酒,“陪”海子读诗。有个叫北雁的青年诗人(资深独驴,读海子的诗,浪迹天涯),曾两次登顶6000米级的雪山,一次是昆仑山脉的玉珠峰,一次是横断山脉的雀儿山。两次都是携着海子的诗登顶。在玉珠峰顶,他读:

“千辛万苦回故乡/我的骨骼雪白/也长不出青稞……”;在雀儿山顶,风雪苍茫,他如登上海子的天梯,大声呼喊:“谁在?又有谁在?”2016年3月26日,他来到海子墓地,拿着手携《海子的诗》登顶雪山的照片放在墓前,与同天到达海子墓地的西安拜访者秦川一道(背着琴来的),弹奏由海子的诗改编的歌曲《九月》和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,又与前来扫墓的海子母校高河中学的学生一道,朗诵一首又一首海子的诗。是夜,他在海子墓地支起帐篷,夜宿其中,后来,有人问他害不害怕,他说那种感觉就像回家一样,前半夜下了点小雨,后半夜月明星稀,有诗有酒,喝几口酒,读几句诗,他喝一杯,敬海子一杯,一直到黎明。他在诗中写道:“在你身边,我醉卧天堂。”

骆一禾生前说:“海子是我们祖国给世界文学奉献的一位有世界眼光的诗人。”事实证明,骆一禾对海子评价是正确的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就有一位美国诗人把海子的诗译成英文版。2015年,“一带一路”选用了海子的诗,翻译成几十种国家语言在世界上流传。2019年中文名字叫“德陆法”的意大利诗人与我联系,说海子的诗在意大利

很受欢迎,让我们授权给他,他联系出版海子的诗。2020年,意大利文版的海子诗集正式出版,并成为当年意大利十大畅销书之一。2021年4月8日我收到俄罗斯的一位中文名字叫“易宁”的诗人的信息,说他本科以及硕士毕业论文都致力于海子作品的研究,正在做海子诗歌的俄文评注版。我便极力促成俄文版《海子的诗》出版。2022年12月24日,我收到俄文版海子诗集,其封面简约、抽象,颜色醒目、纯粹,印制小巧,便于携带,且封皮坚硬,不易损坏,我很喜欢。



查曙明,海子胞弟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,怀宁县海子纪念馆副馆长,怀宁海子诗歌研究会会长。

屋场上屏声静气,突然间掌声四起,鞭炮齐鸣。

外乡人双拳作揖,连说服气服气。小爷还了礼,说,南方人“采青”用“生菜”为的是“生财”。怎么“生财”,有一句老话叫“和气生财”,我之所以表演“采青”就是希望我们舞狮子的人都能放下小心事,以和为贵。

以和为贵。能讲出这样的话并“能舞动狮头的人,那是一个多么轻盈的灵魂啊”!现在我只能借塞壬老师的话送给我的小爷,以告慰他在天之灵。

热忱、欢腾的小爷因劳动过度过世已十二年了。



汪光平,安庆市诗歌学会副会长,怀宁海子诗歌研究会副会长,怀宁中专学校校长。

小爷江波

汪光平

黑黑的头在茫茫水中冒出来!

酷热的暑天,乡里人割稻插秧,田地紧挨着杨树埭。午歇的时候,突然一声哭腔从天际划过。救人啦!大头哥在水里快不行了。小爷一个鲤鱼打挺,冲向哭声传来的杨树埭。说时迟,来时快!小爷已手托大头哥,脚踩水波,来到了岸边。

田地边的一群男女,呼啦围过来,七手八脚地抢救大头哥。小爷并不搭理,又躺回田埂边的那块草地。

正月,我们何湾队狮子出窠,总会去屋外的庄子巡游、表演。小爷多扮引狮郎,手握旋转绣球,锣鼓一响,小爷前空翻过狮子,后空翻上高桌,最精彩的一手是云里翻下梅花桩。狮子在小爷的挑逗下,扑、跌、翻、滚、跳跃、抖毛、擦痒,既威武雄壮,又憨态可掬,引起阵阵喝彩。

喝彩也会遭人嫉妒。有一年的正月初七,外乡有一头狮子指明来我们屋窠贺岁。明知道我们村庄有支狮子队,竟然还敲锣打鼓地进来,村屋里人咽不下这口气。上门打脸,纵是小爷好性情,这次也不避让。他乡的狮子正洋洋得意时,小爷伸出健壮的胳膊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

既来献技,那就请求一战!

小爷目光冷峻,气定神闲,对方

无法推却,只得应战。

小爷说,我们舞的狮子是一个套路,没什么新意。听说南方舞狮有一种节目叫“采青”,用生菜作“青”,挂在杆上,用狮嘴叨摘。我们定个规则,全套动作从“惊青”到“吐青”表演到位,用时最少或登得最高为胜,不知意下如何?

对方听得惊奇,说,我们没听说过,也不信你们能够表演。如果你们真的能让我们大开眼界,我们定会心服口服,尊你们为师。

好!小爷说,今天我就舞一回狮子头,献一次丑。

说话间,五六米长的木杆竖起,“青菜”(我们当地那时不产生菜,就用青菜代替)也用三尺长的木棍挑起,斜插高悬,望之眼晕。小爷束腰扎背,顶起狮头,在搭档的配合下,手脚并用,在木杆上如壁虎般匍匐游走,一会儿就盘到了“青菜”的底下。接下来,只见小爷花样百出,在激扬的锣鼓声中见青、喜青、探青,静如灵猫伺鼠出穴,动如猛虎擒羊敏捷,时而愤恨发恶,时而勇猛憨厚,时而惊险逗趣,突然一跃而起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叨起“青菜”,随着锣鼓的节奏摇头摆尾,食青、吐青,“四蹄”欢腾。